

# 人间乐土

尤今



新亚出版社

新亚文学丛书④

# 人间乐土

尤今



新亚出版社  
**Singapore Asian Publications**

# 自序

欧洲，是一块“丰富”的土地。

肥沃的土壤，给了它丰富的物产；悠久的历史，给了它丰富的文化。

我游它、看它。

我思它、写它。

把书名定为《人间乐土》，那只代表了我见我闻的双牙（西班牙与葡萄牙）、双利（意大利与奥地利）。

说它们是人间乐土，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隐忧、没有疾苦；可是，当我以旅者以过客的身份飞掠而过时，我听到的笙歌，确是比我所见到的哀鸿来得多。

这部游记，和我以往的创作原则一样，着重于人物的刻划与事件的描绘。

“尝鼎一脔，因小见大”，我总认为人民是国家的缩影，通过了与当地人民的交往，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一国一地的风土人情、思想习俗；除此以外，坦诚的交往，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从而减少不该有、也不必要的误解。

举个例子来谈谈。

在西班牙各大城市与乡镇旅行时，处处都碰到向我伸手乞钱的吉普赛人。对于这些不事生产而蹂躏自我尊严的人，我深恶痛绝。可是，后来，我去了西班牙西部的山城

格瑞纳达，认识了居住在山穴里的吉普赛人麦查，深一层地了解了吉普赛人的流浪背景与生活实况后，原本好似冰块一般凝结在我心中的那一份厌恶，便汨汨地融化为同情，因此，当我后来下笔去写他们时，从笔端流出来的，便不再是无情的讥讽嘲弄，而是温情的刻划描绘了。

再举个例子。

在葡萄牙的火车上，我“认识”了一名独眼的老头儿，起初，他鬼祟的表情和诡谲的行动，叫我觉得万分的生气、万分的恶心。然而，后来，事情的真相却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小人物在生活线上苦苦挣扎的悲哀。

旅途上所认识的人，有的象是不灭的光，在你心房的一角永永远远的亮着。

奥地利那一名年过六旬的老人赫尔穆，便是我心中一盏不灭的灯。他让我欣喜地了解：暮年岁月，并不是阴暗发霉的；只要处理得当，每一个日子，都闪着黄金般的光芒。在我眼中，他象是一座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年龄不能使他老、白发与皱纹也不能使他老。不老，只因为他有一颗热爱生命的心。

也有些人物，是我所不喜欢的。他们象是小小的红蚂蚁，在你不经意时，叮你一口。你的皮肤，红过、肿过，然后，你学乖、你学精。

带给我不愉快经验的，是意大利小食店一名肥胖的女店主。我真诚地把她看作是和善可亲的人，她却可恶地将

我当作是砧板上的肥羊。

对于类似的人，我在下笔时，往往不客气地用笔尖去刺戳他们。

收在《人间乐土》里的这四十三篇游记，除了刊载于新加坡报章外，也曾散见于台湾各大报刊。

谢谢新亚出版社负责人杨天助先生，在为我出版了两本小品文集（《玲珑人生》与《泥人世界》）、一部游记《生死线上的掌声》之后，又再为我出版游记集子《人间乐土》。

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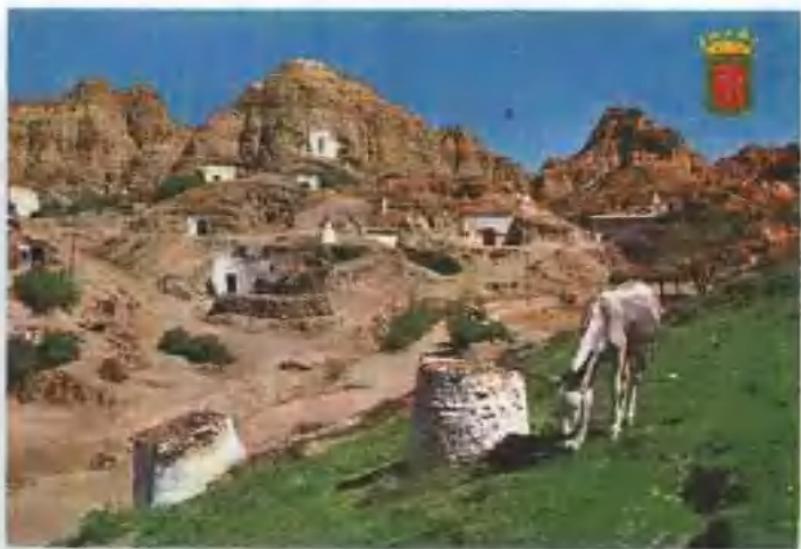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

# 西班牙





本书作者尤今（右）和她的吉普赛朋友麦查合照。



吉普赛人聚居的山穴，荒凉而又苍凉。



热情奔放的吉普赛人在装饰得金光闪烁的洞穴里跳佛朗明哥舞。



航海家哥伦布的塑像傲然直立于西班牙的亭多河畔。



街头这两个“大胖子”是装酒瓶用的。



乌贼煮前和煮后呈现截然不同的风貌。



西班牙闻名遐迩的“海鲜饭”。



## 作者简介

尤今，原名谭幼今，为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学士。

尤今于大学毕业后曾先后服务于国家图书馆与南洋商报，担任图书馆管理员、记者、副刊编辑等职位。现执教于中学。

尤今从事写作多年。她在国内国外已出版的著作包括：

1. 新加坡
1. 社会晴爪 新闻特写集
2. 模 小说集
3. 沙漠里的小灯塔 游记  
（此书曾获全国书业发展理事会颁发的“华文最佳作品奖”，连出二版）
4. 缘 游记散文集
5. 面对与石头 小说集
6. 南美洲之旅 游记
7. 奇异的经历 游记
8. 迷离的噩梦 小说集
9. 珍珑人生 小品文集
10. 太阳不肯回家去 游记
11. 盒首诗 散文集
12. 生死线上的掌声 游记
13. 走入世界 小品文集
14. 风筝在云里飞 小说集
15. 人情事理 游记
16. 地地地道
17. 迷失的雨季 游记  
（台湾出版）
18. 中东的足印 游记  
（香港出版）
19. 沙漠里的小灯塔 游记  
（台湾出版）

尤今的作品，除了刊载于我国

报纸外，曾见于《解放日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关于 人间乐土

本诗集由四辑，收录了作者新近创作的《西班牙》、《意大利》、《英吉利》、《奥地利》、《第四十》、《莎翁与她》、《她看》、《她思》、《她想》。

她快乐，她幸福。

通过了行歌采火的委任，她在各个国家的指廊呈现在你面前。

通过了生动有趣的吟咏，她同你一起去神游她是迷醉你心处。读着时，你也许会差尔斯第熟而，有时，你也会掩卷以是。

日期姓名

97.12.18 张生伟  
1.16 牛子山

710

# 目 录

## 西班牙

- |           |    |
|-----------|----|
| 音符活在山穴里   | 1  |
| 我看斗牛      | 16 |
| 西班牙的小酒铺   | 23 |
| 那个磨刀的西班牙人 | 26 |
| 落叶而不生根的人  | 31 |
| 最佳配搭      | 35 |
| 猫头鹰       | 38 |
| 鲜蚝的世界     | 40 |
| 西班牙的鸟贼    | 42 |
| 猪话二则      | 44 |
| 街头的大胖子    | 47 |
| 永远的哥伦布    | 48 |
| 塞维拉风情     | 52 |
| 古城沉睡在清晨里  | 54 |

## 葡萄牙

- |             |    |
|-------------|----|
| 人间乐土        | 57 |
| 会哭的海        | 59 |
| 地狱之口        | 61 |
| 火车上那独眼老头    | 62 |
| 她眼中的世界透亮如水晶 | 67 |
| 代价          | 73 |
| 贫民窟         | 76 |
| 葡萄牙的悲歌      | 79 |

目  
录

## 意大利

- 罗马那双阴阳脸 83  
国外十年学烤饼 90  
意大利的笑餐 93  
买桃记趣 98  
意大利面 100  
扒手! 扒手! 102  
水乡威尼斯 105  
亮晶晶的世界 108  
西班牙广场 111  
罗曼蒂克广场 114  
那不勒斯风情 116  
情人故居 118  
一幢破屋 121  
雕刻大师 123

## 奥地利

- 啊, 奥地利人 127  
不老的阿尔卑斯山 130  
长了翅膀的心 136  
山水相逢在小城 140  
观马记 142  
鸭子的话 144  
奥地利的再世华佗 149

# 音符活在山穴里

## 记西班牙的吉普赛人

这天早上的阳光，好似特别的猛烈，把沙克拉蒙蒂山上面普植的仙人掌晒得有如一丛丛绿色的火；而那无声无息地荡来荡去的风呢，也被熏得热辣辣的。

这是一座荒凉而干瘠的山。就在这一座山上，散布着好几百个过去为吉普赛人所居住的洞穴。

我站在山上，愣愣地盯着这一个个仿佛被人硬生生地撕开了口的洞穴，好象在读着一则则诡谲怪异的神话。

洞里黑黝黝的，湿气很重。我摸索着走进去，触手的洞壁，异常粗糙。才走了几步，双脚便突地陷进了一大洼泥水里，寒气直透背脊。

“喔哇！”我不由得惊喊了一声。

这时，麦查大声地在洞口提醒我：

“喂，你要小心呀，里面可能有蛇！”

一听到有蛇，我立刻变成了一只丧胆的老鼠，带着满脚泥泞，踉踉跄跄地从洞穴里退了出来。

坐在洞穴旁边，我脱下了鞋子，一边用纸巾拭擦鞋面上的泥，一边倾听我的吉普赛朋友麦查以他富于男性磁性的声音慢慢地讲述他祖先的历史。

两百余年前，一直与流浪之曲分不开的吉普赛人，从

印度来到了西班牙中南部的山城格瑞纳达 (GRANADA)，在城外的沙克拉蒙蒂山上，发现了好些过去为异教徒所匿居的洞穴。这些无家可归的吉普赛人，清除了洞内残存的枯骨，便这样的居留了下来。他们在此生儿育女，人口越来越多，洞穴也越开越多；按照粗略的估计，全盛期所开凿的洞穴，多达四、五百个，每个洞穴都住着八至十名吉普赛人。

“很不幸的，二十五前，一场连续几天的豪雨，冲陷了许多洞穴，许许多多的吉普赛人，也在这一场豪雨中无辜地丧生。”麦查微蹙双眉追忆道：“风静雨止后，吉普赛人便决定到山腰靠近市区的地方，另外掘洞而居。这样以后灾难来时，逃到山脚也比较容易。”

“现在，他们还居留在那儿吗？”我问。

“是的。待会儿下山时，带你去看看。”麦查轻轻地拭去了凝集在鼻尖上的小汗珠，说：“我的家，也就在那儿。”

我把擦干净的鞋子斜搁在洞口，阳光直直落在鞋面上，但是，洞穴里还是一片不见天日的黑。

麦查炯炯的双目直直的望进洞穴里，说：

“这些洞穴虽然没有水电供应的便利，但是，冬天温暖、夏天阴凉，蛮舒服的哩！”

没有电，还可以在洞穴内燃木取火，引来亮光；但是，没有水，食物怎么煮、衣服怎么洗？

“山下有一条溪。”麦查的脸，泛出了一点温柔的笑意：“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常让我骑在驴子上，一手拿着脏衣服，一手牵着驴子，到那条溪去洗衣、取水，然后，让驴子驮着一家大小饮用的食水，慢慢地上山回家去。嗳，骑着驴子在山路上晃荡晃荡地回家去的滋味儿，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呢！”

不错，这的确是一种古老而悠远的情趣。但是，在廿世纪的今日，难道那些据穴而居的吉普赛人，还在享受“骑驴汲水”的乐趣吗？（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还能忍受无水的苦处吗？）

“啊，不，当然不！”麦查笑了起来，露出了整齐好看牙齿：“我们已在洞穴内引进了水和电。一般上，吉普赛人的生活虽然还是非常的穷困，但是，这些基本生活的需求，还是能享受到的。”

一阵夹带着沙尘的风掠了过来，带来了一股难忍的燥热，我在拭汗的同时，突然不可思议的意识到这风在哭。哭声似笛，幽幽怨怨，好象吉普赛人在倾诉流浪的悲哀。

麦查站了起来，以手遮额，眯着眼向前方看了好一会儿，才转头对我说：

“是外地的喜痞士在吹笛子。他们来此旅行，旅费不足以支付旅馆的费用，所以，便住进这些废弃的洞穴里。”

我顺着他的手势望过去，果然看到两个小小的黑影落在远处一个洞穴的前方。他们吹的，也是流浪者之歌，但